

来到山塘村的那天，下着绵绵细雨，轻薄的雾笼着浙沪交界的山塘河，一座古朴石板桥横跨河面，桥的这头是平湖市广陈镇南山塘，桥的那头是上海市金山区北山塘。一样的白墙黛瓦，一样的软糯乡音，一样的麦田绵延，早已分不清是浙还是沪。

谁能想到，这座桥以前竟是发展的“分界线”，两个根脉相连的村子，曾经日子过得天差地别。如今，行走山塘老街，两侧民居保留着原汁原味的江南风貌，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嚣，倒是不时传来街坊邻居拉家常的笑声。

本期，百村行采访组走进广陈镇山塘村，探寻这个村庄如何打破壁垒、美美与共，在生态底色上绘就振兴画卷。



# 一桥连浙沪，山塘村何以共生共荣？

**【提问】** 一桥分两省，如何从“各顾各”变成“一起干”，实现“1+1>2”？

“以前啊，桥这边是‘非洲’，桥那边是‘欧洲’。”今年67岁的南山塘村老村民周志良说，“人家那边路干净、房子新，我们这边老屋破，屋顶还长树，游客走到桥边，看一眼就回头了。”

2016年，金建东从镇里下派到南山塘担任山塘村党总支书记，踩点的第一天，他站在山塘桥上五味杂陈。彼时，北山塘依托上海现代农业园区、郊野公园早已起步，而南山塘还是村容破旧、集体经济薄弱的落后村，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不足20万元，连日常开支都捉襟见肘。

“一座桥，就是一道看不见的墙。”金建东坦言，过去两地虽是邻居，却各干各的，甚至暗自较劲。游客跨不过桥，资源难以互通，发展差距越来越大。

改变，始于一场跨越边界的牵手。

两地打破行政壁垒，以党组织共建为纽带，把分散在浙沪两岸的力量拧成一股绳，让毗邻党建成为打破边界、推动融合的“金钥匙”。没有红头文件，没有高调仪式，金建东主动走进北山塘村村委会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们得让游客愿意跨过这座桥。”

从一季一次碰面，到项目推进时天天对接，两地村干部把“两家人”变成“一家亲”。在毗邻党建引领下，理念同步、规划同步、政策协同、产业互补、模式共建，曾经的行政边界，在一次次交心沟通中慢慢消融。

最先打通的是“就业路”。“我们这边岗位多，他们那边人勤快，一拍即合。”北山塘村党总支书记朱航天介绍，他们村里有15家特色农业基地，蘑菇采摘、桃子管护、无土番茄种植都需要人手。

68岁的村民张连芳，如今每天准时到北山塘一家蘑菇基地务工，“以前在家闲着没事干，现在走路10分钟就能上班，一天能挣150元，家门口赚钱，心里踏实。”

一次意外，让两地探索出更紧密的协助模式。一名南山塘的阿姨在北山塘务工时不慎摔伤，因为没有劳动合同，赔偿事宜一度僵持。依托毗邻党建搭建的协同平台，两地村委会、用工单位、务工人员四方联动调解，最终圆满解决。

“有组织出面，有村里撑腰，阿姨就像有了娘家，老板也顾及邻里情面，事情好解决多了。”朱航天说，如今“四方调解”已成常态，跨省矛盾不出桥、大事小事连着办。

资源互补，让两地发展跑出加速度。北山塘土地管控严、审批慢，南山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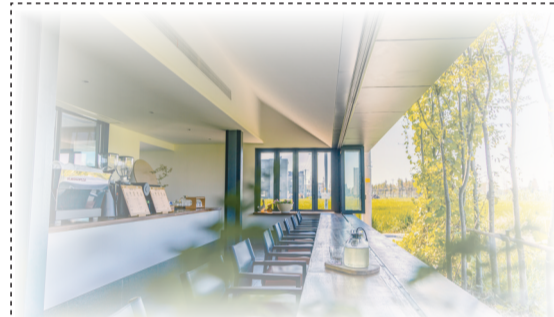
政策活、空间足；北山塘有市场渠道，南山塘有生态空间。曾经“吃在南山塘、住在北山塘”的简单分工，升级为全域协同发展。

如今，金建东带领村集体收回闲置集体用房，以“二房东”模式统一盘活村民闲置房，统一打造、统一运营。52户村民，仅房租一项每年户均增收1.8万元。村集体收入一路攀升，飞地抱团、土地流转、资产租赁、景区托管四大渠道，让村子彻底告别“造血不足”。

“以前过年，上海亲戚来，都觉得我们这边落后；现在，他们都羡慕我们。”村民陆爱红说。

从“非洲与欧洲”的落差，到“南北齐飞”的共生，再到“明月山塘”一体成型，山塘村以毗邻党建为牵引，不喊空口号、不摆花架子，用邻里般的真诚，走出了“1+1>2”的跨省共富路。

■记者 应丽斋 何金妹 通讯员 马昱斐 陆丽君  
插画 张利昌 图片由山塘村提供



※村庄名片

## 山塘村

山塘村位于平湖市广陈镇东北部，北接上海，是嘉兴“接轨大上海、融入长三角、推进一体化”的地理最前沿，与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山塘村一河之隔、一桥相连，俗称“南北山塘”。村域面积4.26平方公里，村民小组13个，户籍人口2475人。

2025年，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813万元，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、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、省级“红色根脉”强基示范村、乡村振兴示范村等荣誉。

山塘村党委牢牢把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，创新探索毗邻党建引领区域联动发展模式，建立浙沪山塘联合党支部，在合作中形成“一桥两山塘，党建一家亲”毗邻党建特色品牌。2025年，进一步联合浙沪五村组建“明月山塘”跨省组团发展示范片区，聚焦党建联建、产业融合、民生共享等，全力打造“长三角共同富裕示范村”。

※村书记的心愿⑧

## 跨界奔富，山塘有路

我是平湖市广陈镇山塘村党委书记金建东。我们村与上海廊下镇山塘村一桥相连，是浙江接轨上海的“桥头堡”。来到山塘10年，我始终有一个心愿：让这座跨省的桥，不再是发展的隔阂，而成为融合致富的纽带。

曾经的山塘，是个冷清落后的边界远村。2016年，我刚上任，就主动跨桥去，借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东风，与上海山塘村成立浙沪联合党支部，并逐步从两村合作走向五村抱团，建起“明月山塘”跨省组团发展示范片区。每月开联席会，上海的客流、技术和我们的土地、生态直接对接，促成了跨省文旅、粮食加工等一批联建项目落地，省界从拦路虎变成了发展的连接线。

为了让地生钱、房变金，我带领村干部把3807亩零散土地统一流转整理成片，一边跑招商，一边争取政策，成功引入长三角草莓种源研发中心、京东方后段这些优质项目。通过入股分红，每年为村集体增收224万元，还帮低收入农户找到了稳定的工作。

村庄有人气才更有活力。在明月山塘景区，我们引入咖啡、书房、酒店等上百种业态，让山塘一下子成了年轻人爱来的打卡地。我们研究落实人才扶持政策，吸引青年人来开民宿、做文创，新想法一个接一个，山塘的烟火气从早旺到晚。

现在的山塘，民富、村美、烟火旺，我们一点点把边界劣势转变为优势，让每一位村民的日子都有盼头、见光彩，真正实现“在山塘感受长三角毗邻共富”。

**【追问】** 守着一亩三分地，纯农业村如何靠生态美学“出圈”？

阳春三月，站在山塘村东面的寂静山塘片区，放眼望去，千亩麦田绿意盎然，原生态河道蜿蜒穿梭，没有硬化驳岸，没有刻意造景，却美得让人心安。

当不少乡村忙着拆旧房、建高楼、造网红打卡点时，山塘村却选择“轻下手、慢改造”，把生态当底色，用美学做灵魂，让一个纯农业村变成了长三角都市人向往的“养心目的地”。

“我跑遍了嘉兴五县(市)两区，唯独在这里，找到了真正的江南。”国内顶尖设计师、既下山酒店设计师赵扬直言，第三次来到山塘，他就被一段不起眼的断头渠打动：水杉夹道而生，水渠自然蜿蜒，一些枝条轻拂水面，傍晚落日倒映水中，“这不就是中国人心里最本真的水乡吗？”

“还水乡一段水乡。”赵扬的这句话，成了山塘生态美学的核心。

寂静山塘片区占地约500亩，不填

一条河、不砍一棵树、不破坏一寸田。原本的灌溉水系，原样保留，既服务农耕，又成景观；原本的水闸、老渠、杂树，全都不改动，反而成了空间里最动人的细节。

国内一流设计师纷纷扎根于此：李以靠设计寂静山塘酒店与共富工坊，王灏打造木结构抹茶店，赵扬操刀既下山酒店……没有浮夸的造型，没有炫技的设计，所有建筑都“躲”在田园里，与稻田、水系、村落融为一体。

“我们不做昙花一现的网红，要做历久弥香的作品。”寂静山塘酒店负责人吴莉莉说，从云南“一米阳光”到西塘景区，她最终选择了山塘，正是看中这里的民风与生态。

生态美学，不仅在建筑，更在烟火与书香之间。心田里·岛上书房静静坐落片区深处，1991年出生的主理人舒童，把书店当成一棵“向下扎根、向上生长”的树。

“我一眼就看中了这里的香樟树，就和我们在苏州乡村书店门口的那棵树一样，有生命力。”舒童告诉记者，城市里的书店追求流量，而乡村书店要扎根生活，“我们做书、做咖啡、做文创、做轻民宿，不是不纯粹，是为了让书店能活下去，把文化真正留在乡村。”

因为热爱阅读、向往田园，舒童一头扎进了乡村。在山塘，她把稻田、河水、老树都融入书店的日常，让“心田里”真正成为安放心灵的地方。“在城市里，人是赶路的；在山塘，人是生活的。”舒童说，很多上海、杭州的客人专门过来，坐在窗边看书、喝咖啡，看着稻田发一下午呆，“他们说，在这里找到了久违的安静，这就是乡村最值钱的东西。”

村里的共富工坊里，几十位本地阿姨戴着老花镜，在设计师指导下穿针引线。传统手艺加上现代美学，让刺绣、艾草香囊、安神护眼小物等既有乡土味，

又有艺术感。

业态布局，同样透着美学巧思。拥有19间房的寂静山塘酒店，采用游园式设计，光影与自然相融，推窗即是稻田；岛上书房书香与稻香交织，成了年轻人打卡、静思、读书的据点；墨迹抹茶、稻田咖啡馆、米其林餐厅、乡村美术馆依次排布，小而精、美而雅，与乡村肌理毫无违和感。

“我们不做远方的奢侈品，只做长三角人的生活必需品。”吴莉莉说，上海、苏州、杭州、宁波距此不远，均在1.5小时车程内。都市人周末说走就走，他们向往这样的生活——在蛙声里独处，在稻香里放松，春天看花、夏天听雨、秋天赏稻、冬天静心。

曾经的发展“制约”，如今变成核心竞争力。山塘村用生态美学证明：最朴素的田园，就是最动人的风景；最本真的乡村，就是最稀缺的资源。

**【叩问】** 城市化浪潮中，如何守住本色，成为不可复制的稀缺样本？

“别人都在往城市靠，我们不靠！山塘要做的，是守住乡村本来的样子，守住江南的根。”采访中，金建东说得最多的，就是“守住”两字。当了近10年村书记，他亲眼看着山塘村从“落后村”到“示范村”，内心更为清醒：城市化浪潮下，不跟风、不丢魂，才是最大的本事。

的确，当工业化、城市化不断向乡村蔓延，当大量村落被同化、被复制时，山塘村正在走一条长三角不可复制的稀缺乡村样本路。

这份稀缺，来自对江南本色的死磕坚守。“房子要有修养，不能浮夸。”这是所有设计师在山塘的共同准则。不建超高楼、不搞仿古建筑、不做夸张景观，保留原生水系、农田肌理、民居风貌，保留日常的烟火、真实的生活、原生的乡韵。

当别处的江南只剩“仿古街”，山塘依然保留着“活着的江南”，这便是最珍贵的不可替代性。

这份稀缺，来自土地、资金、人才的系统性破题。广陈镇党委书记严彬告诉

记者，项目能落地，关键是解决了三大难题：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，把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，让企业敢投入；依托政策性银行，以村企合作模式盘活资产，村集体不负债、有效益，国企有回报、能推进；引进顶流酒店品牌与顶尖设计师，让乡村有品质、有格调。

“我们要自己拿地、自己建设，就像自己的孩子要自己养育。”吴莉莉的理念，在山塘得以实现。寂静、既下山、丽世三大高端酒店落地，不是短期赚快钱，而是长期深耕、与村共生。

更重要的是，山塘重新定义了乡村的价值。“以前觉得种地、待在农村没出息，年轻人都往外跑；现在不一样了，大学生回来开店，创业者回来扎根，我们老百姓也扬眉吐气。”金建东说。

就像舒童带着书店来到山塘，如今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这里的生态与淳朴吸引。年轻人回来了，开农家乐、做文创、搞运营；老年人有事干了，家门口务工、守着家园增收；村集体有

钱了，修路、治水、美化环境，村庄一天比一天美。

“以前我们羡慕城里人，现在城里人羡慕我们。”村民张岳明的一句话，道出了山塘人的底气。

在书房读书，在稻田散步，在水系边发呆，在老屋里感受时光……未来，

来到山塘的人，不再只是匆匆打卡，而是在这里寻找江南、安放心灵。

当越来越多乡村被城市同化，当网红乡村一波波兴起又沉寂，山塘村却以原生态、本土文脉、匠心业态、长期主义站稳了脚跟，成为守住乡愁、留住诗意的典范。

